

T8917 /7225 \*

1  
3

諸史將畧卷之三

戰國

三晉決隄滅智

周威烈王三十三年智伯率韓魏之甲圍趙襄子于  
晉陽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初智伯求地於韓魏趙  
韓魏與之趙弗與故及於難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  
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  
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澤水  
可以灌平陽也郟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北京

子何以知之郗疵曰以人事夫從韓魏之兵以攻趙  
趙亡難必及韓魏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  
而二子有憂志而無喜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  
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遊說使主疑二家  
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  
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郗疵入曰主  
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何以知之曰臣見其  
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襄子使  
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今智伯率

韓魏以攻趙趙亡韓魏爲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  
然也恐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孟談曰出一主  
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主乃陰與之謀期日而遣  
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吏而決水灌智軍智軍救水  
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  
衆而滅其族

吳起諫魏恃險

周安王十六年魏武侯與諸大夫浮於西河稱曰河  
山之險不亦信固哉王鍾侍坐曰此晉國之所以強

也若善脩之則霸王之業具矣吳起對曰吾君之言  
危國之道也而子又附之是重危也武侯忿然曰子  
之言有說乎吳起對曰河山之險信不足保也是霸  
王之業不從此也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  
有洞庭之水汶山在其南而沂山在其北恃此險也  
爲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夏桀之國左天門之陰而右  
天谿之陽廬翠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險也然爲  
政不善而湯伐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漳滏前帶  
河後被山有此險也然爲政不善而武王伐之且君

親從臣而勝降城城非不高人民非不衆也然而可  
得并者政惡故也從是觀之地形險阻奚足以霸王  
哉武侯曰善吾乃今日聞聖人之言也西河之政專  
委之子矣

### 威王不疑章子

周安王二十四年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  
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爲  
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人秦威王不  
應頃間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

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  
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爲而擊之頃  
間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馬陵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  
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  
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  
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  
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  
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  
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淳于髡諫伐魏

周顯王十六年齊欲伐魏淳于髡謁齊王曰韓子盧  
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  
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  
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  
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  
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惠施以楚毀齊

周顯王十六年齊魏戰於馬陵齊大勝魏殺太子申

覆十萬之軍魏王召惠施而告之曰夫齊寡人之讐也怨之至死不忘國雖小吾常欲悉起兵而攻之何如對曰不可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䟽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因變服折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鬪則楚必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爲楚禽矣是王以楚毀齊也魏王曰善乃使人報於齊願臣畜而朝田嬰許

諾張丑曰不可戰不勝魏而得朝禮與魏和而下楚此可以大勝也今戰勝魏覆十萬之軍而禽大子申臣萬乘之魏而甲秦楚此其暴戾定矣且楚王之爲人也好用兵而甚務名終爲齊患者必楚也田嬰不聽遂內魏王而與之並朝齊侯再三趙氏醜之楚王怒自將而伐齊趙應之犬敗齊於徐州

### 田忌攻魏救趙

周顯王十六年魏伐趙圍邯鄲齊威王謀救趙以田忌爲將孫子爲師孫子曰夫解亂紛糾者不控拳救

闔者不搏擗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梁  
之輕兵銳卒竭於外而老弱疲於內若引兵疾走其  
都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收弊於魏  
也忌從之魏師克邯鄲還與齊戰於桂陵魏師大敗  
孫臏滅竈救韓

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伐韓韓求救於齊齊以田忌爲  
將孫子爲師以救韓直走魏都龐涓聞之去韓而歸  
魏魏人亦大發兵使太子申爲將以禦齊孫子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

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趨  
利者軍半至乃使齊人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  
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  
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軍步率  
輕銳日倍兼行逐之孫子度其暮當至馬陵道陜而  
傍多隘阻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  
樹下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涓果  
夜至見白書以火燭之讀未畢萬弩俱發魏師大亂  
涓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大敗魏師虜

太子申

蘇秦游說合從

周顯王三十六年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  
施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  
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  
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  
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

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敝而  
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  
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  
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  
於東垣矣度呼淹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  
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  
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  
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國必無



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促近齊趙齊趙強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秦往說趙王曰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

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固已見於胷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囁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論焉

上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擯畔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

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  
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  
少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  
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  
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秦說韓王曰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  
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千里帶甲數  
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  
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

者達曾近者掩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  
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鴈  
當敵即斬堅甲盾鞬鏃鐵幕革抉吹芮無不畢具以  
韓卒之勇被堅甲躐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  
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  
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  
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  
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益求割地  
與之即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

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而買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語曰寧爲鷄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

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幃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

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  
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  
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  
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  
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  
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  
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  
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  
計過今臣無事秦之名而有強國之實臣故願大王

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敏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  
之敬奉社稷以從

### 陳軫說齊合從

周顯王四十年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  
古之王者之伐也欲以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  
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  
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  
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遞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  
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曾不出

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  
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  
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  
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  
而韓梁䟽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  
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  
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  
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  
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

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  
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  
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後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  
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於三晉

### 張儀計携齊楚

周赧王二年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  
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  
于爲寡人慮之柰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  
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

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無大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大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權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說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群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

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

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  
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  
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詈齊王張儀知楚絕  
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  
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  
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  
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  
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  
向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

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  
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

### 郭隗說燕致賢

周赧王四年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  
賢者欲將報讐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  
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其  
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讐者柰何  
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  
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



言身中四卷三  
十五  
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

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爲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如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吊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而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周累料拔宜陽

周赧王七年秦攻宜陽周君謂周累曰子以爲何如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材士十萬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翠以楚之衆臨山而救之秦必無功對曰甘茂羈旅也攻宜陽而有功則周公旦也無功則削迹於秦秦王不聽群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耻之臣故曰拔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之右將有尉對曰公不論兵必大困甘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

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而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爲基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顏率計止九鼎

周赧王八年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東周惠公患之以告顏率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曰夫秦之爲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之君臣內自盡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夫存

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  
師五萬人使陳臣思將以救周而秦兵罷齊將取九  
鼎周君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顏率  
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保也  
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齊王曰寡  
人將寄徑於梁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  
謀之暉臺之下沙海之上其日久矣鼎入梁必不出  
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楚對曰不可楚之君臣欲得  
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其日久矣若入楚鼎必不出

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  
爲王患之夫鼎者非效醢壺醬醢耳可懷挾提挈以  
至齊者非效鳥集鳥飛兔興馬逝漣然止於齊者昔  
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之九九八十  
一萬人士卒師徒械器被具所以備者稱此今大王  
縱有其人何涂之從而出竊爲大王私憂之齊王曰  
子之數來猶無與耳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  
出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蘇代計却韓徵

周赧王十五年楚圍韓徵甲與粟於周周君患之告蘇代蘇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今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以國聽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謂楚王曰韓氏罷於兵倉廩空無以守城吾攻之以饑不過一月必拔之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楚王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粟於周此告楚病也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公何不

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折而入於韓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不通其使是公以救高都得完周矣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

虞卿辯折樓緩

周赧王十六年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

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王計

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

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

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

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慰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

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武安君諫伐趙

周赧王十七年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  
曰不可王曰前年國虛民饑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  
軍糧以滅趙今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  
俸有倍於前而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  
事秦軍大克趙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  
死者厚葬傷者厚養勞者相饗飲食饋餽以靡其財  
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得療涕泣相哀戮力同  
憂耕田疾作以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  
國守備亦以十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

晏罷卑辭重幣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  
并心備秦爲務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  
可伐也王曰寡人既以興師矣乃使校大夫王陵將  
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王欲使武安君武安君稱  
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楚地方五  
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鄢郢焚其  
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  
興兵甚衆君所將之卒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  
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



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  
長平者已十七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  
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常以寡擊  
衆取勝如神况以強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  
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諛諂  
用事良臣斥踈百姓心離城池不脩既無良臣又無  
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  
專民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  
中爲家將帥爲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力

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  
鬪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  
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爲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  
是以臣得設疑兵以持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  
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  
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  
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  
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  
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

死士至於平原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  
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稽之時也以今伐  
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  
克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  
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  
能行應侯慙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  
趙乎復益發軍更使王齕代王陵伐趙圍邯鄲八九  
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  
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如何王聞之怒因見武

安君強起之曰君雖病強為寡人計而將之有功寡  
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  
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  
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  
其恐懼伐其驕慢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  
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  
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  
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焉孰若勝  
天下之威大耶臣聞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

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  
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谷而去

馮睢計殺宮他

周赧王十八年宮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輸西周之情  
於東周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予  
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書間遺宮他曰告宮他  
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亡來事久且泄自令  
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  
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

蘇子為燕罷齊

周赧王二十六年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  
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笞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  
五燕弗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敵其衆  
使世世無患燕王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  
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十五乘南使於  
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  
衆猶鞭笞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  
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扆展

其臂彈其臯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鮑彪曰聽言亦難矣蘇子所以告齊王天下之正謂也齊用之不旋踵而招天下之兵故有事於天下者不可以人之言求諸已而

已已無罪而後可以誅人之罪已無釁而後可以乘人之釁

### 魏王虞虢之喻

周赧王三十年秦使趙攻魏魏謂趙王曰攻魏者亡趙之始也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今國莫強於趙而并并王賢而有聲者相之所以為心腹之疾者趙也魏者趙之虢也趙者魏之虞也聽

秦而攻魏者虞之爲也願王之熟計之也

田文借兵燕趙

周赧王三十一年秦將伐魏魏王聞之夜見孟嘗君告之曰秦且攻魏子爲寡人謀奈何孟嘗君曰有諸侯之救則國可存也王曰寡人願子之行也重爲之約車百乘孟嘗君之趙謂趙王曰文願借兵以救魏趙王曰寡人不能孟嘗君曰夫敢借兵者以忠王也王曰可得聞乎孟嘗君曰夫趙之兵非能強於魏之兵魏之兵非能弱於趙也然而趙之地不歲危而民

不歲死而魏之地歲危而民歲死者何也以其西爲趙蔽也今趙不救魏魏軟盟於秦是趙與強秦爲界也地亦且歲危民亦且歲死矣此文之所以忠於大王也趙王許諾爲起兵十萬車三百乘又北見燕王曰先日公子嘗約兩主之交矣今秦且攻魏願大王之救之燕王曰吾歲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數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田文曰夫行數千里而救人者此國之利也今魏王出國門而望見軍雖欲行數千里而助人可乎燕王尚未許也田文曰臣効便計於王王

不用臣之忠計文請行矣恐天下之將有大變也王曰大變可得聞乎曰秦攻魏未能克之也而臺已燔游已奪矣而燕不救魏魏王折節割地以國之半與秦秦必去矣秦已去魏魏王悉韓魏之兵又西借秦兵以因趙之衆以四國攻燕王且何利利行數千里而助人乎利出燕南門而望見軍乎則道里近而輸又易矣王何利燕王曰子行矣寡人聽子乃爲之起兵八萬車三百乘以從田文魏王大說曰君得燕趙之兵甚衆且亟矣秦王大恐割地請講於魏因歸燕

### 趙之兵而封田文

#### 田單智計破燕

周赧王三十六年田單破燕復齊初齊攻安平田單宗人以鐵籠車轄得全奔即墨及樂毅圍即墨即墨人以單多智立爲將以拒燕燕昭王薨惠王立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問於燕惠王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與燕新王有隙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燕王

乃使騎劫代樂毅毅知事不善代之遂奔趙燕將士由  
是不和單令城中人每食必祭其先于庭飛鳥皆翔  
舞而下城中燕人恠之單因宣言曰當有神師下教  
每出約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懼燕軍剽所得齊卒  
置之前行燕聞之如其言城中望見齊人降者盡剽  
皆怒堅守惟恐見獲又縱言曰我懼燕人掘我城外  
冢墓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齊人望見皆  
泣共欲出戰怒自十倍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  
鋪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

令甲卒皆伏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單又收民金  
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降願無虜掠吾族  
家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益懈單乃收城中得牛千餘  
爲絳繒衣畫五采龍文束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蒿於  
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視牛皆龍文所觸盡  
死傷城中鼓譟從之燕軍大敗走齊殺騎劫追亡逐  
北所過城邑皆叛乘勝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  
焉

仲連智料田單

周赧王三十六年齊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連仲連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單曰單以即墨餘卒破燕復齊今攻狄而不下何也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單乃懼問仲連仲連曰將軍在即墨織簣仗鉞爲士卒倡曰無可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尚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淚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今將軍東有夜色之秦西有淄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澗之間有生之

無死之心所以不勝也田單曰單之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蘇代爲齊說秦

周赧王四十四年趙且與秦伐齊齊懼今田章割陽武遣子爲質合於趙王喜乃案兵告於秦曰齊以陽武賜敝邑而納順子欲以鮮伐敢告下吏秦王使公子他之趙謂趙王曰齊與大國救魏而倍約不可信恃大國不義以告敝邑而賜之二社之地以奉祭祀



今又案兵且欲合齊而受其地非使臣之所知也請  
益甲四萬大國裁之蘇代爲齊獻書穰侯曰臣聞往  
來者之言曰秦且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臣竊必之  
敝邑之王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  
不益趙甲四萬人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相結秦之  
深讎也三晉百背秦百欺秦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  
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讐不利於秦一也秦之謀者  
必曰破齊敝晉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  
下擊之譬猶千鈞之弩潰癰也秦王安能制晉楚哉

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  
秦齊恐則必不走於秦且走晉楚三也齊割地以實  
晉楚則晉楚安齊舉兵而爲之頓劍則秦反受兵四  
也是晉楚以秦伐齊以齊破秦何晉楚之智而齊秦  
之愚五也秦得安邑善齊以安之亦必無患矣秦有  
安邑則韓魏必無上黨矣夫取三晉之腸胃與出兵  
而懼其不反也孰利故臣竊必之敝邑之王曰秦王  
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人  
以伐齊矣

趙奢相機破秦

周赧王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王召群臣問之廉頗樂乘皆曰道遠險陜難救趙奢曰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今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入趙壁奢善食而遣之間還報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於與非趙地也奢既遣間卷甲而趨

一日一夜距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奢進之歷曰秦不意趙軍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奢曰請受教歷請刑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

范雎遠交近攻

周赧王四十八年范雎告秦昭襄王曰大王之國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坂戰車千乘奮

擊百萬以秦卒之勇車騎之多以當諸侯譬若施韓  
盧而逐駑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今反閉關而不敢窺  
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國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  
失也王曰願聞所失計睢曰大王越韓魏而攻強齊  
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之則害於秦臣意  
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則不義矣今見與  
國之不可親越人之國而攻可乎疏於計矣昔者齊  
人伐楚戰勝破軍殺將再辟千里膚寸之地無得者  
豈齊不欲地哉形弗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露君臣

之不親舉而伐之主辱軍破爲天下笑所以然者以  
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藉賊兵而齊盜食者也  
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也今舍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地方五  
百里趙獨擅之功成名立利附焉天下莫能害今韓  
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  
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強則楚附楚強則趙附楚  
趙附則齊必懼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  
可虛也王曰寡人欲親魏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

親請問親魏柰何范睢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削地而賂之不可舉兵而伐之於是舉兵而攻邢丘邢丘拔而魏請附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若木之有蠹人之病心腹天下有變爲秦害者莫大於韓王曰寡人欲收韓韓不聽爲之柰何范睢曰舉兵而攻滎陽則成臯之路不通北斬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兵不下一舉而攻宜陽則其國斷而爲三韓見必亡焉得不聽韓聽而霸事可成也王曰善

觸龍言善移后意

周赧王五十年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

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大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爲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

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于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

范雎間去廉頗

周赧王五十五年范雎爲秦昭王相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土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睢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走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君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

之  
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

秦

李牧養銳備邊

秦始皇三年趙將李牧嘗居代馮門備匈奴以便且行事置吏市租皆輸幕府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謀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數歲無所亡失皆以爲怯雖趙邊兵亦以爲吾將怯趙王使人讓之牧如故王怒

使人代之屢出戰不利邊不得由畜王復請李牧牧稱病不出王強起之牧曰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如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士日得賞而不用皆願一載乃選車騎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以數十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入寇牧乃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人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趙邊

### 王翦計殺趙將

秦始皇十九年王翦為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翦惡之乃多遣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為反間曰李牧司馬尚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尚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

### 王翦量敵請兵

秦始皇二十三年王翦滅荆初始皇問於李信曰吾欲取荆度用幾何人對曰不過二十萬問王翦翦曰

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將軍老矣何怯也乃使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翦謝病歸潁陽明年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奔還王怒自至潁陽謝王翦強起之翦曰老臣罷病悖亂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許之於是翦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霸上翦以王怛中而不信恐空國之甲士以委之終必疑之乃請美田宅甚廣王皆許之翦乃取陳以南至平輿楚國人悉兵禦之堅壁不與戰楚數挑戰終不出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翦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亂走乘勝畧定城邑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諸史將畧卷之三

諸史將畧卷之四

漢

沛公扶義入關

秦二世二年沛公破秦入關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  
 入關者王之當時秦兵強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  
 入關獨項羽怨秦之殺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  
 懷王諸老將皆曰羽為人剽悍猾賊所過無不殘滅  
 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  
 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

往無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  
遂遣沛公至是與秦軍相距于峽關沛公欲擊之張  
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  
爲疑兵使酈生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  
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士卒不從  
不如因其懈怠而擊之沛公遂引兵繞峽關踰蕢山  
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  
敗

韓信計定天下

漢高祖元年韓信拜將禮畢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  
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辭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  
權天下豈非項王耶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  
彊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  
惟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  
爲人也項王嗜噍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  
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  
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卽利敝  
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

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  
諸侯不平逐其故主而王其將相又遷逐義帝置江  
南所過無不殘滅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疆耳名雖  
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疆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  
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  
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  
十餘萬唯獨邯欣驍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  
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

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秦民無  
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民  
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  
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  
信晚遂聽信計

### 韓信潛渡定魏

漢高祖二年遣韓信擊魏魏王豹盛兵蒲坂以塞臨  
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伏兵從夏陽口以  
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急擊虜豹

悉定魏地

陳平計間楚王

漢高祖二年項王圍漢王於滎陽割地以和弗許陳平曰項王骨鯁之臣惟亞父鍾離昧數人而已項王爲人意忌信讒請以黃金數萬斤行反間漢王從之平得金多縱反間於楚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陽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

去以惡草具進楚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死

張良諫立六國

漢高祖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憂恐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

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  
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王方食曰  
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  
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  
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湯伐桀  
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  
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矣武王伐紂封其  
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矣武王入商表商容之間閭

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  
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矣發巨  
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  
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倒置干戈覆以虎  
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  
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  
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  
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

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

### 韓信出奇定趙

漢高祖三年韓信張耳北擊趙引兵數萬欲東下井陘趙兵聚井陘口號二十萬廣武軍李左車謂陳餘曰

曰信耳乘勝而來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吾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其糧食必在後願假臣奇兵三萬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後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爲二子所擒矣餘嘗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不聽左車策信間視知歸告信大喜乃敢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戒曰趙空

壁逐我即疾入趙壁拔其幟而易之令裨將傅餐曰  
今日破趙會食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望見大  
笑平旦信耳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  
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耳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  
壁逐之信所遣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水上軍皆  
殊死戰趙軍以失信耳欲歸壁見幟皆赤大驚遂亂  
遁去漢兵夾擊之大破趙軍斬陳餘擒趙王歇

### 左車謀定燕齊

漢高祖三年韓信破陳餘後信募生致廣武君李左  
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  
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於閼與一舉而  
下井陘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  
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  
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  
力不能支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拒  
境以自彊燕齊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  
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  
而以長擊短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撫其孤弱

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韓信壅水定齊

漢高祖四年韓信襲破齊歷下軍遂至臨淄王走高密請救於楚楚使龍且將兵二十萬救齊或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兵易敗散不

如深溝高壘今齊王使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客居其勢無所得食可不戰而降也龍且曰吾知韓信平生爲人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袴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不戰吾何功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也不聽進與漢兵夾維水而陣信夜令人爲萬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之佯敗還走且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之信使決壅囊水大至且軍大半不得渡信急攻殺且追至陽城虜齊王廣盡定齊地



良平請封韓信

漢高祖四年韓信擊敗楚將龍且遂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誇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善遇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

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召其兵使擊楚  
漢高矯情安衆

漢高祖四年楚漢相持漢王與項羽臨廣武之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卧張良疆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毋令楚乘勝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

陳平白登解圍

漢高祖七年冬十月帝自將擊韓王信破其軍信亡

走匈奴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立趙利爲趙王復收  
信敗散兵與信及匈奴攻漢屯廣武南漢兵擊之匈  
奴輒敗走漢兵追之會天大寒雨雪士卒墮指者什  
二三帝居晉陽聞冒頓居代谷使人覘之冒頓匿其  
少壯肥馬但見老弱羸畜使者十輩來言匈奴可擊  
上復使劉敬往未還悉兵三十萬北逐之敬還報曰  
兩國相擊此宜矜夸見所長今臣往徒見老弱疲卒  
此必欲見短伏竒兵以爭利臣以爲匈奴不可擊也  
時兵業已行上怒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乃妄言沮

吾軍械繫敬於廣武遂至平城兵未盡到冒頓縱精  
兵四十萬騎圍帝於白登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  
餉帝用陳平秘計使間臣十遺閼氏冒頓解圍去漢亦  
罷兵歸斬前使十輩封劉敬爲建信侯更陳平爲曲逆  
侯

薛公智料彭越

漢高祖十年淮南王黥布反上召諸將問計皆曰發  
兵擊之坑堅子耳何能爲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  
尹薛公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

之疏爵而王之其反何也今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上乃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

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 亞夫乘傳平吳

漢景帝三年吳楚齊趙等七國發書罪狀黓錯削地事皆舉兵反帝因袁盎言即斬錯遣周亞夫將兵討之亞夫言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食道乃可制也帝許之亞夫乘傳將會兵滎陽發至霸上趙涉遮說亞夫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殺滬阨之間且兵事尚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不過

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之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  
從天而下也亞夫如其計至洛陽喜曰吾乘傳至此  
不自意全今據榮陽以東無足憂者使吏搜殺澠果  
得吳伏兵乃請趙涉爲護軍太尉引兵東北走昌邑  
吳攻梁急梁數使使求救亞夫不許又愬於上上使  
告亞夫救梁亞夫不奉詔而使輕騎出淮泗口絕吳  
楚兵後塞其餉道堅壁不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終  
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不起  
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

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  
出對曰出下計上曰何爲廢上中計而出下計對曰  
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  
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後果破越

亞夫細柳節制

漢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乃以宗正劉禮爲將軍  
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  
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  
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

說文解字卷四  
一  
銳兵亦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將軍今日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居無何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其將固果犇西北不得入吳楚士卒多餓死叛散乃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吳王棄軍夜亡走楚王自殺七國悉平

李廣計卻匈奴

漢景帝六年匈奴寇鴈門上郡李廣爲上郡守嘗從百騎出卒遇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百騎皆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敢擊今將曰前未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今日

皆下馬解鞍以示不走堅其意匈奴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之而還解鞍令士皆縱馬卧會暮胡兵終恠之不敢擊夜引而去 蘇子  
曰為將之道當先治心太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敵李廣之謂也

李程將畧同異

漢景帝元光元年李廣程不識俱以邊郡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人人自便

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侯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敢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畧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溫公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為將使人人自便廣有材如此焉可也非可以為法又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效

李廣鮮不覆二武

去病深入擊胡

漢武帝元狩二年票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里斬首虜獲甚衆收休屠王祭天金人夏復與孫敖將數萬騎俱出北地張騫李寅俱出右北平獨去病深入二千里踰居延小月氏至祁連山斬首三萬虜獲尤多而宿將嘗留落不偶由是票騎日以親貴

衛霍兩軍勝虜

漢武帝元狩六年帝與諸將議曰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粟馬十萬令大將衛青票騎將軍霍去病各將五萬騎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出代郡青出定襄李廣爲前將軍趙食其爲右將軍青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帥精兵走之度幕見單于兵陣而待於是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日且入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遶單于單于遂乘六騾壯

騎可數百冒圍而出青發輕騎夜追之不得單于捕  
斬萬九千級廣食其軍無遺感失道廣自剉食其贖  
爲庶人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  
兵獲屯頭王韓王將相當戶都尉等八十餘人封狼  
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虜獲七萬四百四十三  
級而還

### 李陵輕敵取敗

漢武帝天漢二年夏遣貳師將軍李廣利以二萬騎  
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

奴圍之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假司馬趙充國與  
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陣廣利引兵隨之遂得解漢兵  
物故什六七充國身被二十餘創廣利狀奏詔充國  
詣行在所帝親見創傷嗟嘆之拜爲中郎漢復使因  
杆將軍孫敖出西河與強弩將軍路博德會涿涂山  
無所得初李廣有孫陵爲侍中善騎射愛人下士帝  
以爲有廣之風拜騎都尉使將丹陽楚人五千教射  
酒泉張掖以備胡及貳師擊匈奴上詔陵欲爲貳師  
將輜重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



奇才劍客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于山  
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耶  
吾發軍多無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臣願以少擊衆  
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吐而許之九月將步兵五  
千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  
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  
外爲陣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虜見漢軍少直前  
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  
漢兵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騎

陵陵且戰且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  
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復斬首三  
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  
蒿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  
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電步闔林木間  
又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  
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  
無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曰單于曰將數萬騎擊  
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

力戰山谷間尚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  
陵兵益急匈奴騎多一日戰數十合復殺虜三千餘  
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為校尉所辱亡降匈  
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摩下及校尉  
成安侯韓延年各八百人為前行以共與白為幟當  
使精騎射之即破矣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  
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起降遂遮道急攻陵居谷中虜  
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兵南行不至鞬汗山一  
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餘人徒步

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陜谷單于遮其後  
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使衣獨步出  
營止左右毋隨我良久太息曰兵敗死矣於是盡斬  
旌旗及珍寶埋地中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  
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脫歸報  
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片水期至遮虜障者  
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  
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延年戰死陵曰無  
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

傳介子斬樓蘭

漢昭帝元鳳元年傳介子以駿馬監使大宛國先是樓蘭龜茲數殺漢使者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卒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光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

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畧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自後刺之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漢王兵方至母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詣闕上下詔嘉之封介子義陽侯

文國舉動萬全

漢宣帝神爵元年趙充國擊羌六月至金城湏兵蒲  
萬騎欲度河恐爲虜遮夜遣三校銜枚先度度輒營  
陳會明畢遂以次盡度虜數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  
曰吾士馬倦不可馳逐而此驍騎又恐爲誘我也擊  
虜以殄滅爲期小利不足貪也令軍勿擊遣騎候四  
望陜中無虜夜引兵進至落都召諸校謂曰吾知羌  
虜不能爲兵矣使虜發數千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  
得入哉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  
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先計而後戰西至西部都尉府

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不戰初  
罕开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  
嗽果反都尉欲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無罪遣歸告  
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天子告諸  
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賜錢有差又以其所捕  
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  
者解散虜謀徼其疲劇乃擊之時內郡兵屯邊者合  
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上旬齋三  
十日糧分兵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懸之二者雖不

能盡誅奪其畜產虜其妻子引還冬復擊之大兵仍  
出虜必震壞天子下其書克國議之克國以爲一馬  
自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  
器難以追逐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山林隨  
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扼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  
非至計也先零首爲畔逆它種劫畧故臣愚策欲捐  
罕開闇昧之過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  
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  
保勝安邊之策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

兵盛而負罕開之助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  
上乃拜許延壽強弩將軍武賢破羌將軍嘉納其策  
以書勅讓克國曰今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不早  
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藏  
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今詔  
武賢等以七月擊罕羌將軍引兵並進勿復有疑克  
國上書曰陛下前幸賜書欲不誅罕以解其謀臣故  
遣开豪雕庫宜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  
先零爲寇罕羌未有犯乃釋有罪誅無辜起一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  
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今罕羗欲爲酒泉燉煌  
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湏其至以俟待勞取勝之道  
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虜之  
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先零欲叛故  
與罕开解仇常欲先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今虜馬  
肥食足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开  
堅其約合其黨迫脅諸小種虜兵寔多誅之用力數  
倍臣恐國家憂慮出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先誅先零

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  
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七月重書報從  
克國計克國乃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懈弛望  
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道阨陜克國徐行驅之或  
曰逐利行遲克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  
顧急之則還致死虜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人虜  
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輛兵至罕地令軍毋燔  
聚落及芻牧田中罕羗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  
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故地克國以聞未報靡忘

言身中明卷四  
二十一  
來自歸克國賜飲食遣歸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  
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克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非  
爲公家忠計也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  
竟不煩兵而下上詔武賢等以十二月與克國合擊  
先零時羗降者萬餘人克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  
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子邠使客  
諫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  
邠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  
軍之身不能自保何國家之安克國嘆曰是何言也

本用吾言羗虜得至是耶克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  
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善之  
善者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  
於義禮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忘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心離人有  
畔志而明主班師罷兵萬人留屯田順天時因地利  
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羗虜  
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  
此坐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

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  
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  
貧破其衆以成羗虜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  
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  
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  
羗以示羗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  
下先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  
倖不出令反叛之虜窺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瘡  
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

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  
又亡驚動河南大尹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中陜  
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伸威千里從枕席上過  
師十一也大費旣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  
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唯明詔采擇上復使  
報曰兵決可期月而望者謂今冬耶謂何時也將軍  
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于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  
屯兵復殺畧人民將何以止之將軍孰計復奏充國  
奏曰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羗精兵



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畔還者不  
絕臣愚以爲虜壤可日月冀遠則來春故曰兵可期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  
衆塞列地有吏卒數千人虜數以大衆攻之而不能  
害今騎兵雖罷虜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爲寇亦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愚計所  
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  
小寇盜殺人民其原不可卒禁臣愚以謂戰不必勝

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滅先  
零但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  
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  
貶重而自損非所以示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  
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臣愚以爲  
不便臣切念奉詔出塞引兵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  
車甲於山野雖一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無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充國  
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

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魏相曰臣  
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策其言常是臣任  
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納之亦以武賢延  
壽數言當擊於是兩從其便詔兩將軍與中郎將  
出擊降斬各數千而克國所降服得五千餘人詔罷  
兵獨克國留屯田二年夏五月克國奏言羗本可五  
萬人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  
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羗俱  
亡者不過四千人羗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奏

可克國振旅而還秋羗酋若零斬先零大豪諸豪率  
其屬以降

### 奉世矯節破胡

漢宣帝元康元年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韓增舉馮  
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循城都尉  
宋將言莎車與旁國攻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  
漢國使者奚克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  
而去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  
劫南道與鞏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都護鄼

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爲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震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

陳湯襲破郅支

漢元帝建昭三年陳湯矯制出師襲破匈奴郅支單于初郅支驕強殺漢使者湯與甘延壽出西域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郅支單于

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疆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戍已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衆邪延壽從之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䟽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

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  
過烏孫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  
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  
可六十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具色子男開牟以  
爲導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  
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  
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願歸計疆漢身入朝天  
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  
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延壽湯囚責之我爲單

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  
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明日前至郅支城三里止營  
傳陣望見單于城上立五綵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  
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  
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來延壽湯令軍聞  
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  
楯爲前戟弩爲後仰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  
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  
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熱之初單于聞漢兵

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

吏士爭入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

### 蕭王見大敵勇

漢更始元年王莽遣王尋王邑等圍昆陽蕭王劉秀與數騎得出至鄆定陵悉發諸營還救諸將皆貪財物欲分兵守之秀曰今若破敵財物萬倍大功可成如爲所敗首領無遺何財物之有乃悉發之六月秀



蕭嘗言曰一為八一言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  
高祖之業一萬民之公論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  
武大悅因人左右疏曰鄧將軍常宿止於中與定  
計議時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禹每有所舉者皆當其  
才光武以為知人

蕭王善安反側

漢更始二年蕭王克王郎得吏人與郎交通謗毀文  
書數千章不省會諸將悉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蕭王推信納降

漢更始二年秋蕭王擊銅馬於鄆吳漢將突騎來會  
銅馬夜遁追擊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  
南來與銅馬餘衆合蕭王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  
之封其渠師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  
王知其意勅令降者各歸本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  
部陣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  
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

詩經卷之四

異





